

浪漫奇异的夜话。成人美丽的梦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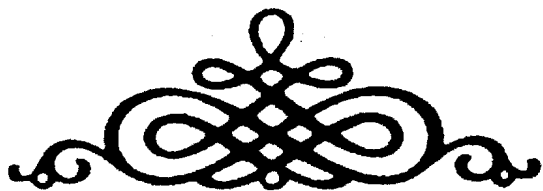
男人死光的世界

余过 著

余
过
作
品
集

7.8

辽宁画报出版社



男人死光的世界

余过 著

辽宁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男人死光的世界/余过著. —沈阳:辽宁画报出版社,
1998.7

(余过作品集)

ISBN 7-80601-270-2

I. 男… I. 余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
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1932 号

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1003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字数: 80 千字 印张: 4½

1998 年 9 月第 1 版

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邢和明

责任校对: 文 玉

封面设计: 雪 龙

版式设计: 和 明

印数: 1—10 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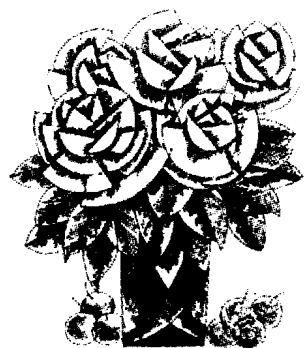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7.50 元

目 录

-
- 棋枰之花 1
 - 男人死光的世界
..... 25
 - 不死奇遇 51
 - 绿林女杰 91
 - 情意千千年 115
-

日本人说的：

棋枰之花



日本人嗜下围棋。能下得一手好棋的人，到处受人欢迎，豪门巨户都乐于和他结交，或是请他对弈，或是请他教棋，总之一生衣食无忧。

但下棋和一般学问不同，讲究的是天才，有天才的人一点即通；没有天才的人，即使下千般苦功，也是徒然，始终难登一流高手的境界。

有个叫田光的商人，生意做得很大，是个亿万富翁，他平生只喜欢一样玩意，便是下棋。

或许由于他日夜记着下棋的关系，他生下个女儿津子，很小便懂得棋理，在七八岁时，旁观父亲和友人对弈，常常在旁边说：“为什么不下这着？”所说的总是要害之处。田光和客人也想不出那样精妙之着，不禁暗暗惊异。

十岁时，津子开始和父亲对弈。起初还由田光让她数先，互有输赢，后来，便逐渐下成平手。等到津子十一岁那年，田光已绝非她的敌手。

田光非但不以为忤，反而以此觉得十分自豪。他毕生欲攀登围棋高手境界而不得，希望女儿能为他完成这个愿望。广邀好手到家来和津子对弈，以提高她的棋艺。

津子绝顶聪明，偶然有人赢了她的，她一加思索，便知道失着在哪里，第二天再下时，便能胜过对手。田光的所有友人，和她对弈六七天，本来以前赢她的也

会转居下风，自愧不如。

时光一天一天过去，津子也由小学念到中学毕业，而进入大学。她不但棋艺好，而且出落得明艳动人，一入大学，已经成为该校的校花。加上棋艺冠绝一时，风头大盛。每逢校际棋赛，必定由她代表。在出赛时，别人苦苦思索才走出一步，她却谈笑用兵，一面下棋一面吃巧克力糖，不费多少功夫，便把对方杀得弃甲泄兵而逃。以此之故，别人约她起了个风雅的别号，叫做“巧克力棋手”。

“巧克力棋手”所战皆胜，不免心高气傲，王孙公子慕她的艳名而拜倒裙下的不知有多少。津子对男朋友的邀约多数拒绝，她半开玩笑地说：“谁要做我的丈夫，先要在棋盘上胜了我！”许多人自知棋艺平常，只好知难而退。也有一些男子奋发图强，访求围棋名师，想要一学打倒津子以博佳人青睐，结果也是心劳日拙，一到津子对弈时，不到一阵功夫已败象毕呈，唉声叹气地败下阵去。

这时津子的棋艺，除了日本棋坛上少数顶尖儿角色外，已难有人与她匹敌，而那些真正高手都已在中年以上，在年轻而未婚的男子中，想要找人胜过她，难如登天。

津子初时说的笑话，渐渐变得认真起来，她甚至斩

钉截铁地说，谁能赢了她，她便嫁给谁，其他条件可以不计。在津子心中认为，年轻男子要赢她一盘棋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除非她真正看中那个人时，暗中让他一把那才有机会共结良缘。

当时有个男子名叫心岸的，对于棋艺一窍不通，但不知是不是数百年前冤孽，一天他在大学校际棋赛中见到津子，一见之下，呆若木鸡，怀疑这是天仙下凡，竟废寝忘食地对她思念起来，但早已听说，这个女子非棋艺高的不嫁，他自觉完全绝望，为此郁郁不乐。

他原是有慧根的人，在大学念的是哲学系，对佛学尤有心得，还研习掌想之学，欲穷生命的奥秘。他时常能就人的气色，推断短期内的遭遇，相当灵验。自己也不明白那是什么原因，只彷彿有种第六感觉，能告诉他许多奇妙的东西。他心中一静，灵感便源源而来。

有慧根是一件事，在情字一关上可是看不破。他为了津子之故，茶饭不思，只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没有趣味。

一天，他在河边散步，见很多小童在垂钓。

他向来有一个习惯，是喜欢放生。他觉得天地万物都有生存的权利，任何一种生物要剥夺别生命，都有违天理。他既无力阻止别人钓鱼，只有偶然向那些小童购买他们钓来的鱼，放回河里，聊尽一番人事。

今天他经过河边，小孩子都认得他了：“心岸叔叔，

要买鱼放生吗？”

心岸一笑道：“好。”便掏出一些零钱来给他们。其中有个小童说：“我钓到一条特别好看的鱼，要十倍的价钱才卖。”

心岸一瞧那鱼，见只数寸，但色彩斑斓，非常好看，在河上从未见过这样漂亮的鱼，便掏尽身边的余钱，道：“好，十倍就十倍，向你买了吧。”

他接过那鱼，珍重地瞧了一眼，道：“现在你回去河中，快快游离此处，不要再落入他人的网罗。”

那小鱼嘴颚微动，似乎能听懂他的话。心岸把它连同其他购来的小鱼，走到远离那群小童的下游去，一并放生。

这件事情做了之后，他也不觉得什么，晚上睡眠时，忽然得了一梦。一个穿彩衣的小女童，大约只八九岁，走来向他一鞠躬，笑道：“叔叔，多谢你今天救了我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心岸不明白。

“我便是你日间放生那条小鱼了，你忘记了吗？”女童说：“爷爷叫我来向你问好，还说你是个福泽深厚的人，日后一定生活幸福，旁人难及。”

“多谢你爷爷的夸赞。”

“我要走了，不过我瞧你好像有满怀心事，有眉宇间显现出来，是为了什么，可告诉我吗？”

心岸苦笑不答。

小女童似乎已明白他的心事，道：“你救我一命，我无论如何要替你做一件事情。”她附在心岸耳边道：“这样这样吧。”

心岸见她对自己的心事了如指掌，非常奇怪，不觉梦醒。

那女童对他说的是：“你要达到你的心愿，明天上午十一时出六，笔直向东行，在三百步处停下，那里你会遇到一个贵人，助你达成心愿的第一步。”

心岸脑中对女童的说话清楚记忆，觉得奇怪，便决定照她指示去做，看看有什么结果。

第三天，他对准时刻，在十一时正出门，一步一步向东行去。刚刚算到第三百步的地方，是一条小街道，街道上都是星相占卜者的店子，心岸站定一会，没有瞧见什么特殊人物，心里暗笑：梦境毕竟是无稽的。

就在这时候，有个中年人，穿件陈旧的西装，手扶一根拐杖，慢慢走来。每经过一个店子，他都望一下那招牌；来到心岸面前，向他打问道：“请问，这里有位相命十分灵验的灵宏大师，已搬迁了吗？”

心岸识得灵宏其人，说道：“灵宏大师上月到海外旅游，听说至少三个月后才回来。”

中年人道：“可惜，可惜。”

“有什么疑难要找灵宏大师推断吗？”

“有是有的，唉……”

“先生，你的样子令我我觉得奇怪……”心岸打量着他道。

“怎么，有什么不对？”

“瞧你的容貌是大贵之相，你的事业必定十分得意，如果做官的话，地位应该是内阁大臣。可是你的衣着却偏偏这么素，这是令我不明白的一点。”

中年人有点惊异：“还有什么？”

“虽然你的相貌大贵，但左额角有一片黑云，表示在三天内有一件凶险的灾祸，瞧先生你相貌慈祥，按说不会有什么不共戴天的仇家，这就教我莫名其妙了。”

中年人更惊道：“你是灵宏大师的什么人？”

“我和灵宏大师没有什么关系。”

那人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你的眼光极高，令人佩服，能不能请到附近喝杯茶谈谈？”

心岸无有不可。那人在前行走，心岸跟在后面。

在附近一间小咖啡室坐下。那人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眼前正有一个疑难，希望阁下教我趋吉避凶。

“不敢。”

“我最近做生意失败，有个债主声言对我不利，我深恐本月内会有危险；忽然想起，不如请灵宏大师指点迷

津。但大师不在，而阁下一语道破我的心事，相信也必有以教我。”

心岸道：“请把手给我一看。”

那人把手掌伸给他，心岸看完左掌，再看右掌，问道：“你居住的地方是在哪一带？”

“在市区的东南角。”

“那么在这三天内避免到正北方去。不论任何在尊府以北的应酬，一概要推掉。”

“正北方？这……这……”那人似面有难色。

“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，不要忽略我的说话。”

“也好。我就失礼那么一次吧。”那人喃喃自语，接着取出一叠钞票，要付给心岸。

心岸推辞说：“我不是职业星相家，不敢收费。”

那人见不能相强，便请问心岸的地址，说日后再谢他。

三人分手后，心岸再在当地逗留了一阵，见没有什么奇遇，也就回家去了。

三天后，忽然有一辆豪华汽车驶到门前，一个穿制服的人进来，说道：“首相府有请。”

心岸惊异：“我不认得首相。”

那人道：“去到就认得了。”

心岸上了那辆豪汽车，果然一直载到首相官邸，又

有两位侍从出来，迎入屋内，态度恭谨。

进入客室坐定，有人奉了茶。不久，一位中年人从室内出来相见，赫然就是那天让他看掌的男人，不过今天西装笔挺，神气开扬，与三天之前大不相同。

“原来你是首相……”心岸起立道。

“对不起，请坐。”首相温和地笑道：“那天我要找你看相，不想别人先知道我的身分，所以微服出行，但阁下一言道出我的背景，令我惊讶。”

“那其实是你的相貌有一种尊贵的神态，任何人都能看出来。”

“还不止此，我要谢你救了我一命。”

于是首相把昨天一事情讲述出来。原来有一个政敌，因首相揭穿他的阴谋，老羞成怒，声言要对他报复。昨天拟趁首相主持执政党一个重要会议时，在会场把他炸死。哪知首相发觉开会地点是在他家的正北方，想起心岸的话，便临时称得了感冒，不能出席，正当与会都纷纷散席之际，会场发生爆炸，炸力威猛，有三人丧命，七人重伤，如果首相到场，势必遭殃。首相后来根据线索，捕获凶徒，并主证实是政敌所为，把他绳之于法。

这件事情已圆满解决，首相忆起心岸，感谢他的指点，所以特地请他到官邸见面。

他询问心岸的学历和出身，知他是个大学生，父母

早逝，对他更是爱惜，便道：“我年过五十，还没有儿女，如你不嫌弃的话，我倒希望与你多亲近，彼此像家人一般。”

心岸明白他的意思，说道：“如果首相肯收我作干儿子，那是我的福气。”

首相喜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这样吧，明天我摆数席喜酒，请些至亲友好，把你介绍给大家认识。”

心岸已成了首相的干儿子，便常在首相家中走动，和一些达官贵人见面，他性情温和，应对得体，又懂得一些星相之学，所以非常受人欢迎。

一天晚上，他又梦见那彩衣童来找他。

“你想达成心愿，现在第一步已成功了。津子的父亲专喜结交政府高官，你是首相的干儿子，已有足够资格向他女儿求婚。不过津子夸下海口，一定要嫁给在棋盘上胜过她的人。你非得学习下棋不可。”

心岸苦笑：“现在要我从头学起，未免太难了，就算苦学十年，也追不上津子的造诣。”

女童道：“不用愁，虽然你没有下棋的天才，但你的记忆力是不差的，我教你下一局棋，你只要苦记着这一局棋便行了。”

于是女童把随身带来的一个棋盘打开，教心岸怎样下子。

“你对第一着子的作用在哪里，完全不必理会，只要记着先后的次序和位置便行了。”

心岸用心记着她的指点，不久，一局棋下完，心岸的一方赢了半子，胜了这局棋。

女童微笑道：“再来过。”

她把棋子撤去，从头下起，依然是那几着，一着不改，不久一局棋又照刚才那样下完了。

就这样一而再、再而三，练习那一局棋，摆了五遍。女童道：“差不多了，你回去再多多练习，要演至烂熟为止，不能错了任何一着。”

心岸道：“我虽是这样下去，对方不是这样应着又如何？”

女童笑道：“这一点你不用管，到时自有办法。”

心岸一觉醒来，对棋局还留有清晰印象，便买了一副棋子回来。自己在家中试摆，可是经过一番转折，只记得四分一，以后的方位和次序却弄乱了。

那晚上，那彩衣女童又在梦中和他相见。

“把棋局忘记了一大半了吧？”她笑问。

“对不起。”心岸抱歉地说。

“没有关系，初学总是这样的。今天再从头排练。”

她把棋盘打开，两人又照昨天那局搬演，一模一样地下了，重复达五次。

“现在怎么样？”女童问。

“大概可以记得周全了。”

第二天醒来，心岸照着记忆下子，果然把那局棋摆出三分二的样子，但最后三分一由于太繁复，还是无法记得。

晚上那女童又来教他下了数次。这样接连七个晚上，心岸终于记得滚瓜烂熟，再不遗记了。

女童道：“行啦，现在你可以去向你的心上人求婚了。”心岸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，心里想：只学得一局棋，怎么去向女棋王挑战？棋局千变万化，玄机莫测，只要对方心血来潮，随意走一着棋，我便输定了。

女童知他心意，道：“你尽管放心，但记得一定要用言语激她，令她以一局定输赢，不能下第二局，这是要紧的关键。”便教他怎样对津子说话，迫她在口头上接受一局定胜负的条件。

心岸领会了。

“好，我什么都已教你了，祝你成功。”女童眨眨眼睛笑道。

翌日，心岸便去对干爹把他的心愿说出来。

首相笑道：“以你的人品，配那津子可说绝没有问题。但你的棋艺如何？有把握能胜她吗？”

心岸脸上一红，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如果只下一局，